

上下古今談

前編卷四





上下古今談

卷之三

上下古今談（全四冊）

此有作翻必究  
書著權印

分售處

發行者 文明書局

印刷者文明書局

發行所  
上海南京路  
文明書局

發行所  
上海棋盤街  
中華書局

中華書局

|    |     |
|----|-----|
| 重慶 | 北平  |
| 長沙 | 天津  |
| 常德 | 張家口 |
| 衡州 | 保定  |
| 漢口 | 石家莊 |
| 武昌 | 濟南  |
| 沙市 | 太原  |
| 南昌 | 開封  |
| 九江 | 西安  |
| 安慶 | 成都  |

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|     |
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|-----|
| 蘇州 | 杭州 | 福州 | 廈門 | 廣州 | 汕頭 | 潮州 | 雲南 | 遼寧  |
| 吉林 | 煙台 | 青島 | 東昌 | 徐州 | 蘭州 | 貴陽 | 長春 | 新加坡 |

# 上下古今談

卷四

吳敬恒稚暉演詞

## 第十六回 熱空氣南北揚風威 溼灰塵陰晴寫雲物

話說王小姐正將空氣講得津津有味。忽聽得船頭上一片聲響。老郭回過頭去一看。馬上立起身來。對着黃興發同曾兆榮道。我們才要講風。却真正引出風來。趕緊去收拾篷桅繩索。黃曾二人聽了。也立刻站將起來。三人飛奔的跑了過去。頃刻他們三人又同着許多水手。跑過來。將這邊客人搭篷露宿的地方。加起帆布的橫篷。四面將繩索扣緊。黃興發道。東北角上掛起龍來。看來這場風雨。定然不小。全船的客人。彼時一齊三三兩兩。聚在船邊。向東北角上望去。果見一片黑雲。下面雲腳筆齊。一縷灰白色的龍尾。直望海面裊下。說時遲。來時快。還不曾看見那龍尾裊近水面。風脚早已掃到。船身直顛的顛將起來。衆人站立不定。發一聲喊。大家四散奔逃。



有向艙中房間裏躲去。有向人堆裏坐定。須臾太陽光裏得影迹全無。滿天昏黑。電光不住的亂抽。雷聲接連的響着。太太小姐們都駭得面面相覷。不敢出聲。雖然繼英在那裏數着電光。說這回電光同雷響。隔幾秒鐘。這回近了一點。止隔幾秒鐘。然而止。有馮伯始對他點頭微笑。其餘一個人也不來理會。錢小姐是握了繼英的手。正色的坐着。春桃是呆看着范夫人。范夫人却裝做怕浪。斜靠在春桃身上。閒話不表。接着大雷大風。下了一場大雨。把那隻海晏輪船。顛了三點多鐘。弄得個個睡倒。却可喜風雨剛剛過去。船就平了下來。一邊篷上的雨水。還滴個不住。一邊太陽又掛在山東海上。耀出晚晴天氣的光彩。船上的水手。又各處揩抹。忙一個不歇。這一天的上午。本來微微有些悶熱。經過了這場大雨。天氣涼爽了許多。等到吃過晚飯。范翰林又去尋朋友閒講。大家也因風大浪大的時節。睡倒了半天。此時雖月黑無光。然而雨過天青。滿天的星斗。却光彩異常。個個人不覺得有甚困倦。賈老二同春桃走到船邊。尋着了北斗星。正在那裏指手劃腳的談論。潮州老郭却跟着中艙的

僕人來把油燈掛起。特地指引他掛在王小姐一班人坐地的去處。隨即黃興發同曾兆榮也各自拈了一個烟斗。且吸且走的跑了過來。黃興發直向繼英道。王小姐你見多識廣。才剛的掛龍。又是爲什麼緣故。爲什麼天上要下雨。又必定要龍到海裏去取水呢。此時大家除了看星。却對着一盞半明半暗的玻璃油燈。睡思又一點沒有。正無聊得利害。聽見這幾個水手又來開着話箱。料定這一回必然把風雲雷雨講個明白。所以大家興致百倍。又團團的聚將攏來。錢小姐是本來攜了路菜。在這一邊同繼英同吃晚飯。吃完了晚飯。早已談講了半天的文墨。現在黃興發出了這個掛龍的題目。他也正願攷究。先是張少雲插口道。掛龍的事情。我們生長在北方。少少遇見。今天居然親眼看到。真是三生有幸。但是書上常說神龍見首不見尾。又俗傳龍頭上有兩道長鬚。名叫無礙。遇土開土。遇石開石。是一件善于取水的好東西。爲什麼今天掛龍。偏又單單拖着長尾。不見他的龍頭呢。黃興發道。掛龍是一年裏頭。終得遇見幾回。向來是拖着龍尾。從不曾看見龍頭。繼英笑道。龍是一條巨

大的壁虎。在古時候是極平常的一件東西。不過現在很少就是了。至于我們畫在龍旗上。做在龍袍上的形狀。這是畫畫罷了。你們但看什麼衙門裏照壁上的獅子。什麼繡花上的麒麟。都同現在的活獅子活麒麟。似是而非。就可見得龍是格外隨意亂畫。影響也畫得很少的。龍不龍。橫豎不關我們現在要講的說話。我們可以再講。若說才剛看見的一股雲氣。拖到水面。俗語叫做掛龍。又叫做龍取水。簡直一龍也不龍。這不過是一陣旋風。黃興發道。原來如此。那糟極了。我什麼也不相信。惟有這件事情。却受愚了半輩子。繼英道。你道什麼叫做風呢。風是不是什麼另有一種質料。不過是空氣動着罷了。空氣如何會動呢。因爲空氣遇着了熱。他就發脹起來。向上面散去。這邊脹散了許多熱空氣。那邊的冷空氣。却補了進來。正像村莊上看戲。一班人剛剛擠了出去。又一班人却跟手擠了進來。擠出擠進。不是滿戲場動個不歇麼。這正同空氣裏颳風。是一個意思。還有。戲場裏擠滿了。不過幾個人出去。幾個人進來。自然不過覺着小小動搖。這就是小風的道理。若許多人擠出擠進。并且

有幾個不規矩的人。夾在裏面。故意推來推去。推過來。推過去。推得腳頭都站不住。飛快似的。那就全戲場混亂得一個不可開交。這就是大風的道理。所以風的大小。全看着空氣變換的快慢。空氣變換的快快慢慢。可以把一種驗風的器具驗着。從最慢到最快。分開無風。小風。大風。風暴。分成一十二等。我們現在也不必細講。且把十二等裏面。提出幾等。據我們眼睛看了。差不多估量得出的。拿來講一個大段。譬如你看見那邊六七丈地方。有棵楊柳。看見他微微一動。你把自己手上的脉息按着。跳了八九跳。方才看見近身的楊柳。也微微一動。那就見得空氣在一秒鐘裏頭。止走七八尺。一點鐘止走了十五六里。這就叫做無風。那邊六七丈外頭的楊柳。一動。脉息三跳。這邊的楊柳。也就一動。是空氣一點鐘要走五十里光景。叫做小風。六七丈外頭的樹頭。剛剛動過。脉息一跳。這邊的樹頭。已經跟了動着。這就見得空氣一點鐘要走一百四五十里。便可以叫做大風。然而還有脉息一跳。那邊樹頭動了兩動。這邊跟着了。也動兩動。那彼時的空氣。一點鐘竟走二百四十里。這就叫做風。



暴甚而至于脉息一跳。各處樹頭。幾幾乎同時動起。三四動。空氣在一點鐘裏面。竟走過三百里。這種大風暴。必然船也吹翻。屋也吹倒。樹也拔出。這種風暴。止有福建廣東的海裏。在七八月裏才有。書上叫做颶風。若好像才剛的大風。俗名叫做龍陣風。恐怕還走不到二百四十里一點鐘。黃興發道。空氣的變動。還是隨意變動的。呢。還是各有緣故的呢。繼英道。不是才剛說過麼。因爲一處的空氣。遇了熱。脹散了。然後別處的冷空氣。過來補數。方才生出變動。這種冷熱變動的事情。共有三個緣故。第一個因爲地球上有一定的地段。常常分着冷熱。好比地球的腰箍圈上。一年四季。太陽常在那裏跑來跑去。所以他的空氣。刻刻脹熱了。向着上面。又向南北散去。于是北極的冷空氣。從北邊補將過來。成了北風。却因地球一點鐘。咽哩咽哩。向東邊轉着三千里。風是一點鐘止有走一兩百里的本事。追不上他。被他留了下來。就成了一個東北風的形狀。還有南極的冷空氣。也從南邊補將過來。成了南風。也因爲追不上地球。成了東南風的形狀。這一股東北風。一股東南風。除了另有非常的

緣故。却一年到頭。吹一個不歇。他們在那裏吹着呢。大都東北風是從腰箍圈北面。一千四百里起。直向北邊。又是四千四百里。所有福建廣東的地面。直到印度洋北段。佛祖爺爺生身的地方。都在那裏吹着。東南風是從腰箍圈南面六百里起。一路向南。三千多里。都吹着這一樣的風。這兩股風。恰恰都在海上行船的地面。于西洋人賣買有益。所以他們喚他爲貿易風。爲什麼近着腰箍圈。這貿易風不大覺着呢。那就因爲這邊北風吹過去。那邊南風吹過來。兩邊相抵。就見不出了力量。然而因爲兩邊相抵。腰箍圈上的旋風。却多得利害。旋風的道理。關乎今天的龍取水。我們細細再講。現在講那第二個發風的緣故。非但關着地段。并且還關着節氣。冬至太陽跑去了南邊。熱氣南邊散得更多。北邊但有冷氣送出。就成了東北風。一到夏至。太陽跑來了北邊。南邊的冷氣。送過來得利害。于是就改了西南風。這種冬天是東北風。夏天是西南風。書上叫做信風。或者叫做候風。因爲一到時節。劃板的馬上改着。信風候風。都是說依了時候。狠有信實的意思。信風吹着的地面。据我們住在腰

箍圈北邊的人講起來。却在貿易風的北面。什麼淮北江南的地方。正二月吹着定期的東北風。六七月吹着定期的西南風。大都是這個信風。到了秋天。信風是西南吹着。貿易風是東北吹着。并且加了各地氣候上變出來的怪風。起了大大的旋風。就成了大大的風暴。福建廣東的海面上。才剛說有一種颶風。差不多就因着這個緣故生起。這兩個緣故。生出了貿易風同信風。這都是有定的常風。還有第三個緣故。就生出了無定的短風。地方種種不同。有近着高山的。有靠着平陽的。有連着大大沙漠的。有接緊大海大湖的。所以雖然離開地球的腰箍圈。同是這個里數。兩處的天氣。可以冷熱大不相同。并且地方的容易受熱。或者容易見冷。也各各不同。因此熱氣在北邊。冷氣在南邊。就成了南風。熱氣在西邊。冷氣在東邊。就成了東風。熱氣忽東忽西。冷氣忽南忽北。風勢就可以變換一個不止。每每三天五天。吹起幾種短風。或者一天之內。也可以換風數次。風的有雨無雨。我們停一回兒再講。現在且總括一句。大都從乾地吹過來的。就雨少。從溼地吹過來的。就雨多。黃興發道。那

麼。旋風是怎樣生出來的呢。繼英道。旋風就包括在才剛所講過的三個緣故之內。因爲風的來路。方向各各不同。偶然關涉了地方的冷熱不勻。四面都起出風來。弄了一個東西南北。你壓過來。我壓過去。就成了旋風。大都書上叫做羊角風的。差不多是這麼一類的怪風。有力量狠利害的旋風。大都是驟然之間。幾種大風湊成。這就是腰箍圈上常常發出的大風暴。同了福建廣東的颶風。也有氣勢不大。相持很久的旋風。這種就叫做風勢不定。是天變的預兆。實在空氣是已經旋成功了一個鴨蛋圈兒。占着的地面。有一兩百里的。也有八九百里的。在鴨蛋圈起首邊上的時節。彼時就必定顯出許多天變的怪象。或者太陽同月亮。先帶着暈圈。慢慢的山頭迷糊。慢慢的滿天溼雲。于是到了旋風的中心。漸漸下起小雨。直要風大雨大。狠狠的下過二陣。鴨蛋圈移過。天氣清涼了許多。天色也高爽起來。再復還了一種常風。就變成乾潔的氣候。兩種旋風之外。還有一種臨時旋風。這種臨時旋風。大都生在風勢平靜之後。中間忽有一處地面。或水或陸。熱氣偏勝。冷氣四面壓將攏來。就成



了一個急旋的局面。才剛我們遇着的龍取水。就是這種旋風。遇在海上。因此先成了無數溼雲。旋起一個圓蓋。遠看了。好像筆齊的一線兒掛着。圓蓋下旋起一條螺尾。中間含着很多的雨水。慢慢旋將下來。大家就隨意亂說。叫做龍尾。旋到水面。一面雨水在中心灌下。一面海上溫暖的波濤。隨着風勢。在螺尾的外面。升將上去。此時螺尾。却將中心的雨水放完。挾着海水。掃往上面。他的發洩。已經來不及再旋螺尾。正好將一陣急雨。散發開來。當時空氣非常之亂。故還擦成了大雷大電。這就是才剛的情景。還有內地起出的臨時小旋風。也是一個道理。所以起出旋風的時候。常常在上午。彼時地皮受得太陽光很足。偶有一處。受得更足。彼處一縷空氣。忽然脹起。冷氣却從四面裹來。左牽右扯。一時便扭做一團。就變了一團旋風。賈老二道。不要說罷。我的小姐。我早便見了你。就成咯。你想。這麼一回事呢。我們的三母舅。上密雲縣去赶集。早上跑過一道山脚。忽然遇見了一團旋風。把一張嘴。同一個左眼。吹得歪向一邊。當時就雇了一個驢兒。送了回來。一家駭慌了。偏是我們的大舅母。

喜歡說神說鬼。說旋風是個神風。要望嘴臉平癒。定要請個跑鬼差的朋友。替他解釋。好了。把一個跑鬼差的請了回來。他就一口咬定。說是西山大王騎馬經過。我們三母舅犯了他的道子。被他手下的神差。打了一個嘴巴。什麼要燒着錢糧多少。還要做着齋事一天。當時我也不敢做聲。他們都說道。這個鬼神之事。寧可信其有。算是晦氣。止好化着兩文。大的化了十多吊錢。睡了五六天。才把嘴角同眼梢。一齊端正過來。現在聽了你的說話。方才曉得。旋風自有緣故。並沒有什麼西山大王。在那裏經過。但是爲什麼那口眼會歪着呢。繼英道。旋風算着神風。到處是這種亂說。曾兆榮道。講這種鬼話的人。多得狠咧。繼英道。這橫豎同海上的旋風。叫做龍取水。都是一樣的蠢愚。我們但可憐他不懂。不必取笑他。至于旋風吹歪了口眼。這是狠平常的事情。你們的母舅。還算得法。過了五六天。居然平癒過來。竟有不湊巧的。吹歪了。一世便就歪着。所以遇着了這種旋風。狠要留心。要定了神。不好亂看亂喊。不然。他的勢頭。旋得狠急。一個不小心。隨便亂動。我們的力量。勝他不過。所以往往

把頭頸旋得歪了。或者嘴角歪了。或者眼梢歪了。這正像年常時節。一不留意。動了一個不得法。忽然把腰眼閃了。亦會痛上幾天。這種小旋風。旋了幾十丈。升到高處。隨卽可以解散。然而力量大的。升高的時節。不但能吹歪人的口眼。并且會把牛羊捲去。房屋捲壞。黃興發道。我想起一件新聞來了。我想起一件新聞來了。那年在倫敦。一個唐人街上傳教的教士。到禮拜日。請大家去喝茶。他說。前天離開倫敦。有九百里光景。有個小小的熱鬧城池。叫做百雷府。一個女中學堂。飯後學生們。正大家在操場上散步。忽然起了一陣旋風。竟把一個十六歲的女學生。捲着他的裙子。頓時捲到三丈的高處。大家看着他。捲到高樓的屋檐邊。倉卒之間。一點法子也想不出來。正駭得個個人失了三魂。落了七魄。早已帕臘踢。擲將下來。最傷慘的。竟擲在鐵欄干上。那教士搖頭道。情形的傷慘。可想而知。自然沒有來得及抬到醫院。就死了過去。春桃不知不覺的大叫道。阿呀。這却傷心極了。太太小姊們。也個個把嘴在那裏唧了幾唧。不住的縐眉搖頭。黃興發道。那教士爲什麼忽然告訴我們這段新

聞呢。他說。因爲這個女學生的伯伯。是他的朋友。所以他說完了這個新聞。就把頭低下了。對我們說道。我們大家來替這女姑娘祈禱一番。願上帝憐他屈死。在天堂裏使他快樂。并且他說。禮拜二是他安葬的日子。百雷府城裏所有學生。都要去送喪。賈老二道。這麼說來。這位女姑娘。死在西洋。真算死得僥倖。若死在中國。定然說他積了罪孽。天誅地滅。親眷朋友。都把他醜死。還有人去送喪麼。但是西洋也有人給天雷打死的沒有呢。繼英笑道。怎麼會沒有呢。西洋一樣的空气。一樣有雷。既然有雷。自然一樣會打死了人。黃興發道。有有有。年年終是十個八個。三個五個。我在倫敦的時節。三個月之中。就打死了八九個人。一天剛是南城大跑馬。下午忽然起了陣。那天的雷響。雖然有一兩次很響。却不料竟會傷人。豈知明日報上載着。居然傷了二十多個。死了五個。在城西煤氣公司門口。有五個過路人躲雨。打死一個。傷着兩個。跑馬場相近。一個巡警。坐在腳踏車上。不曾來得及下車。早已被一個響雷擊死。可巧離開倫敦二百里。有一個小城。那天也擊死一個巡警。于是相離跑馬場



十幾里有個大墳山。看墳山的老婆。剛剛收拾好了下午點心。送給丈夫。走到一座高碑底下。一個響雷。把高碑擊倒。那女人頓時壓死。連盛點心的盤子。都壓得粉碎。還有一間帽子店。一個雷火針劈將下去。把一座後樓燒着。燒死了一個。燒傷了十幾個。還有一個麵粉舖裏的送粉工人。趕着一輛馬車。在一棵大樹底下躲雨。他見電光向着樹杪一射。心中忽然醒悟。他想樹是容易受雷的東西。有些不安。正離開樹根。要想那馬頭扣了。跑向別處。不料早有一個霹靂。在樹那邊穿將過來。把樹折去了半棵。烟陣兜亂的燒將起來。那匹馬也湊在這個霹靂裏。立刻倒將下去。惟有送粉工人。剛剛走快一步。逃了性命。賈老二道。那麼他們看了這些天雷打死的朋友。算他這麼樣呢。黃興發道。有這麼樣呢。親眷朋友。都去弔唁。好像巡警之類。因為他剛剛在那裏幹着公事。就算個爲公而死。官府給他撫卹銀兩。同事們都排了道子去送喪。彷彿正就同火車失事。或者輪船失事。無故的遭難一般。賈老二道。那麼。竟沒有人笑他造了孽。遭着天誅。黃興發道。我不曾聽見。因為他們以爲雷有什麼